

可敬者

奧古斯多·查托斯基

AUGUSTUS CZARTORYSKI

(1858-1893)

簡介

可敬者奧古斯多·查托斯基與可敬者安德肋·白德美是摯友，亦為最先兩位於聖德芬芳中逝世的年青慈幼會司鐸。然而，他們也可視為最與別不同的慈幼會會士。一般慈幼會會士都非常活躍，經常與青年四處奔走，為他們的得救奔波勞碌。可是，奧古斯多及安德肋在他們的短短一生，無法直接服務青年。奧古斯多享年 34 歲，晉鐸不足一年，而安德肋享年 27 歲，晉鐸僅四年。然而，他們「以聖潔的生活作證……是青年最寶貴的禮物。」(Const. 25)或許天主藉此提醒慈幼會會士，聖德首重默觀，雖然行動亦很重要，但並非必要，重要的是達到聖方濟沙雷氏所說的通過「工作」與天主「契合」。事實上，慈幼會會士一般通過行動與天主會面及契合，但也並非時時如此。在某些情況下，他們並非藉著熱心活動達至這種境界，而可敬者奧古斯多·查托斯基及安德肋·白德美的生命充分展現這事實。本文是查托斯基王子的生平概述。

童年生活

十八世紀末，波蘭是歐洲強國。然而，一個世紀後，她重蹈歷史覆轍，變得四分五裂，王朝也失勢。王位繼承人波蘭王子拿迪留斯·查托斯基(Ladislaus Czartoryski)流亡法國巴黎。他與瑪利亞·安巴勞(Maria Amparro)結為夫婦，她是西班牙王后兼里納雷斯(Rinarez)公爵瑪利亞·姬天娜(Mary Cristina)的女兒。天主降福他們的婚姻生活，他們於 1858 年 8 月 2 日在巴黎蘭伯特宮(Lambert Palace)誕下奧古斯多。新生王子使受盡磨難的王族歡欣雀躍，也為遭受侮辱和壓迫的波蘭人民帶來希望。孩子在 8 月 4 日領洗。他們在蘭伯特宮一無所缺，能夠以最優秀的歐洲王族傳統培育小王子。可是，奧古斯多五歲喪母，沒有機會完全瞭解母親偉大的心靈。

其後，拿迪留斯再婚，妻子為瑪嘉烈·奧爾良(Margaret of Orleans)，她父親是覬覦法國王位的公爵。這位後母也很疼愛奧古斯多。然而，母親早逝，加上父親終日在外奔走，小王子的生活很空虛，但他虔誠敬主，或多或少彌補了他的空虛。一天，宮裡的神父發現小王子跪在聖母像前。他問王子說：「你在幹甚麼？」王子說：「我在祈求至聖之母作我的母親。她知道我媽媽離開我到天國去了！」

他的私人老師希伯律·布尼克(Hypolitus Blotnicki)在日記中，記載這位青年的一些優點。其中有幾篇 1865 年的記述，提及奧古斯多開始懂事，顯露崇高品格：

「他是個不記恨的好孩子，今早幫忙輔彌撒。」「他虔誠祈禱，就寢前像天使般跪在床邊。」「神修閱讀：他對福音、教會訓導和新舊約聖經等有足夠認識。」1865 年 4 月，王子與家人到羅馬，謁見教宗碧岳九世。4 月 4 日，王子伴隨姑母依莎貝·查托斯基(Isabella Czartoryski)參觀聖嘉禮地下墓穴(Catacomb of St. Callistus)，與父親一同輔彌撒。根據編年史家在 4 月 21 日的記錄：「拿迪留斯王子啓程到巴黎……奧古斯多喜愛郊區、草原、鮮花、樹木和雀鳥……他午飯後到市內散步。羅馬之行確有助益。」8 月 2 日有另一篇記錄：「王子誕辰：他滿 7 歲了，身體健康，高大強壯，聰明伶俐。」

孤獨的少年時代

由於健康緣故及政治理由，這位年青王子多次遷居。1867 年，奧古斯多首次到波蘭。1868 年至 1870 年期間，他就讀於巴黎的卡羅馬諾學院(Carlo Magno Lyceum)。在普法戰爭期間，他身處波蘭，在克拉科夫(Cracow)繼續進修。格里爾神父(Fr. Grill)為王子提供初領聖體的培育。1871 年 9 月 1 日，少年王子於森尼亞瓦(Sieniawa)堂區的地下室，在他顯赫先祖的墓穴旁邊初領聖體。他返回法國，繼續在卡羅馬諾學院進修，但期間經常要放下學業，遠赴意大利、英國和愛爾蘭。在 1873 年至 1874 年這學年，儘管奧古斯多身在法國，但由於健康欠佳，不適合應付嚴謹和有規律的課程，因此沒有進修任何課程。然而，他繼續接受文化培育，因為他父親因應他的健康狀況，請多位著名教授給他私人授課，藉此彌補所欠缺的正規學習。

監護人加利斯基

1875 年，17 歲的王子須暫停學業。自此，他一生居住在不同的療養院，希望回復健康。在這期間，天主安排若瑟·加利斯基(Joseph Kalinowski)照顧王子。他是位出色的老師，亦是遭放逐的愛國之士，後來成為修道者的模範，傑出的靈修導師，也是基督徒生活和聖德的生活模範。加利斯基於 1874 年在森尼亞瓦初遇青年王子，與他共赴巴黎。其後，奧古斯多中止正規學業時，加利斯基陪伴他走遍多個療養院，物色合適的氣候給他養病。這位導師發現，蘭伯特宮的生活較為退隱，不會過份奢華，加上王子天性虔敬，在那裡生活可避免俗世的影響。王子非常愛國，熱愛祖國波蘭。老師照顧王子時，也發現王子單純和有愛心，尤其敬愛他的繼母和姑母依莎貝，但與父親較少交談。他為人真誠聰敏，目標清晰，具備少有的虔敬。奧古斯多是富裕的年青王子，但須面對祖國衰落和顯赫王族的沒落。他沒有機會接觸同齡的青年，是個孤獨的王子。因此，王子沒有多少家庭溫暖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虔敬和信德，這有助他面對各種困難。

加利斯基擔任王子的私人導師後，首先想到讓奧古斯多擺脫生活環境賦予他的孤寂生活。他希望安排王子就讀優良學校，讓他與其他同齡青年交往，發展社交生活。他考慮沃吉亞(Vaugirard)的耶穌會學校。或許這是合適的學校，但王子

最終沒有入讀。王子生病了，或許是肺部受感染，因此要到敏頓(Mentone)休養，其後到秀水(Eaux-Bonne)及瑞士的達沃斯(Davos)。奧古斯多在這幾處地方養病時，顯得冷靜平安。疾病爲他帶來天主的特殊恩寵。自此，旁人可發現，他的靈魂深處有所轉化。他行走瑪竇福音(7:14)所述的窄路。或許他並非故意選擇受苦之路，但他全心接受他的困境，而且深愛上主。因此，當他感到加利斯基或會離開他，便提出要找個神父作他的導師。事實上，加利斯基加入克拉科夫的加爾默羅會前，於 1876 年 11 月 6 日從瑞士寫信給拿迪留斯王子說：「想到要離開奧古斯多，我就激動得戰慄起來。或許我正離開天主願意我逗留的地方。然而，推動我度修道生活的理由非常強烈，以致我不得再無視它們，但我仍關心王子，他需要指導。我欣賞他對天主無條件的愛，這也是他自小珍視的，現在繼續以祈禱和聖事生活培養。爲他靈魂的益處，也爲保存天主賦予他靈魂的寶貴恩寵，我極力建議請一位神父取代我的位置。」

二十天後，加利斯基再次寫信給拿迪留斯：「奧古斯多也希望請神父取替我。他恐怕這個願望未必能達成，除非你主動提出，否則他不敢與你商議此事。他離開了祖國和家人，沒有朋友或親人陪伴。在這樣的處境下，只有神父能幫助他。」謙遜的加利斯基沒有提起他如何培育王子的信仰價值。這位導師確是屬於天主的人，渴望成聖和作聖潔的司鐸。他的價值觀和態度影響了查托斯基，以致查托斯基的觀點在許多方面與老師完全相同。

奧古斯多逝世後，巴利士(Fr. Barberis)到波蘭探訪加利斯基（當時已取名辣法耳神父），獲得他們在達沃斯生活的資料。辣法耳神父說：「奧古斯多在 16 歲或 18 歲時，決志度完全屬靈的生活，時刻活在天主的臨在下，把所有工作做得最好。自此，他完全不眷戀世物，而且厭惡世俗財富、榮譽和享樂的引誘。」除了老師給他神修指導外，聖類斯及波蘭同胞聖達尼老(St. Stanislaus Kostka)的傳記也有助他在成聖之路邁進。

新任導師古博維

1877 年 7 月，兩位天主忠僕（加利斯基的列品程序亦已展開）於勒阿弗爾(Le Havre)互相道別。若瑟·加利斯基經奧地利到波蘭，而奧古斯多則到艾斯杜里(Asturie)，在西班牙王室作客。教區列品調查進行期間，他的表姊妹作證說：「奧古斯多的虔誠打動了我。看見一個 19 歲的青年每朝參與感恩祭，在十字架前默禱，使我深受啓發。」另一位表親也有類似描述：「他很虔敬，每朝默想祈禱，經常辦告解和領聖體。我也發現，他善待在家裡工作的僕人和窮人，獲得眾人愛戴。」

奧古斯多在秋季由新任導師古博維神父(Fr. Kubowics)陪同下返回達沃斯。古博維神父協助奧古斯多在神修上更進一步，但王子也去跳舞、參加舞會和其他世俗消遣。1878 年 1 月 16 日，這位天主忠僕寫信給父親說：「我實在厭倦這一切。這些都是毫無價值的消遣，使我更感痛苦。在宴會上，我要見很多人。我很高

興，因為明天就開始上課了，生活將回復規律。」很明顯，雖然王子尚未加入修會或領聖職，但已經不喜歡世俗的生活方式。奧古斯多經常從阿爾卑斯山的住處前往高山地區運動。1878 年及 1879 年，他遷到氣候較溫暖的地方：西西里、阿爾及爾(Algiers)和埃及。奧古斯多遠行是為聽從醫生指示，也是父親出於關心長子健康的意願，但為奧古斯多而言，這是補贖行動，是他的十字架。他一向聽命，並不急躁或反叛，完全順從天主的安排，但他在任何地方也虔誠的祈禱生活。他在達沃斯獲得當地主教批准，設有私人小聖堂，可每朝參加感恩祭和經常領聖體。

神師畢托特

奧古斯多顯然認真地為個人的成聖努力。畢托特神父(Fr. Pitot)是他在巴黎時的神師，每月記錄奧古斯多的神修生活。在查托斯基家族的檔案室，發現兩封畢托特神父的信函，其中提及 1878 年及 1879 年發生的事。在第一封信裡，這位耶穌會神師寫信給受他照顧的王子說：「你的學業有所進步，但你亦要按所處環境，強身健體，並以虔敬滋養心靈。你只須每週領聖體、每天誦唸兩端玫瑰經，早上作簡短的默想祈禱，晚上閱讀神修讀物。你讀完《每日默想》及《聖母年》後，再讀其他書吧。我希望在巴黎與你見面，親自和你傾談而非只透過書信來往。」在另一封信，畢托特神父顯然在回答天主忠僕的問題，他說若出於聽命，「為健康緣故作體操和散步而擱下書本」，則功勞更大。神師亦向王子保證，他實踐的敬禮神工和生活有助他達致天主為他設定的目標（*Summarium documentorum*, p.117）。至於神師所指的召叫是甚麼，則不得而知。

1883 年初遇鮑思高神父

1883 年，巴黎雅拔伯爵(Count Louis Philip Albert)的姊妹及拿迪留斯王子的第二任妻子瑪嘉烈·奧爾良公主(Princess Margaret d'Orleans)邀請鮑思高神父在蘭伯特宮的私人小堂主持感恩祭。鮑聖在該年 5 月 18 日到訪。當日，七位王子出席，全部從鮑聖手上領聖體。拿迪留斯王子及兒子奧古斯多一同輔彌撒。奧古斯多在三年後成為慈幼會會士。他告訴李莫恩神父(Father Lemoyne)說，奧爾良一家以前所未有的排場盛情款待鮑思高神父，甚至不曾如此招待過任何王子。鮑思高神父啟程離開巴黎時，對同行人員說：「如果法國所有領袖有此素質，宗教必定獲得尊重。」他這樣說，顯然是在讚揚這些王子的虔誠。

自此以後，奧古斯多的聖召開始成形。他在其家族的巴黎居所蘭伯特宮與鮑思高神父會面後，更出現決定性發展。鮑思高父看著他走到面前，向他問安說：「我一直盼望認識你。」奧古斯多被鮑思高神父的話深深打動。感恩祭結束後，奧古斯多仍然注意他，觀察他的容貌和一舉一動，熱切細聽他每一句話。雖然沒有人提及聖召，但王子被鮑思高神父的舉止深深吸引，開始寫信給他，有時還附上捐獻。1883 年 10 月 4 日，鮑思高神父首次寫信給這位未來會士，不過只是一封簡短的致謝函，用法文撰寫，內容為：「本人衷心感激王子殿下捐助本會孤

兒的 1,000 里拉。我和青年將為殿下的意向祈禱和領聖體，為殿下祈求恩寵和降福。」

渴望成為慈幼會會士

每當獲得父親許可，奧古斯多便到杜林會見鮑思高神父，徵詢他的指導和意見。事實上，他曾在鮑聖指導下，在青年中心進行多次退省，儘管那裡不及他的居所舒適方便。鮑思高神父非常小心謹慎，絕不公然鼓勵他加入修會，只勸告他實踐美德和行善。波蘭遭列強瓜分後，拿迪留斯王子希望兒子以世俗方式生活，成家立室，幫助散居世界各地的國民。鮑思高神父雖然請王子服從父親，但也坦率對他說：「如果天主的旨意有別於你的意願，你不應違抗。」

1887 年 4 月，奧古斯多克服所有困難，前往杜林懇求鮑思高神父接納他加入修會。當時鮑聖正要到羅馬祝聖耶穌聖心大殿，那是他付出巨大犧牲方能建成的。王子也到羅馬去，並謁見教宗良十三世，對教宗表示有意成為慈幼會會士，但鮑思高神父猶豫應否收錄他。教宗對他說：「回杜林去，告訴鮑思高神父教宗要他接納你加入修會，而你必須堅持跟隨聖召，還要多祈禱。」對於家人反對的問題，教宗只說：「奉行天主旨意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發願加入慈幼會

奧古斯多在巴黎寫信告知鮑思高神父家人反對他跟隨聖召，但他也寫道：「我決定奉行天主的旨意，跟隨聖召。我希望盡快到杜林。」他把所有繼承權交給其他同父異母的兄弟，在 7 月底到杜林，被派往聖培尼諾(San Benigno Canavese)。王子的姨母是波蘭的加爾默羅會瑪利亞·沙利娜修女(Mother Mary Saverina)。1887 年 8 月 15 日，熱衷慈幼會生活方式的王子向姨母傾訴說：「我感到蒙召領受聖職。我希望加入修會，而非作教區神父。更確切地說，我的召叫是成為慈幼會會士。」他續說：「明天我將與其他人一同參加退省。修會將在其間錄取初學生。請你和會院的所有修女為我祈禱。此外，除辣法耳神父外，請勿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」11 月，已走到生命盡頭的鮑思高神父授予奧古斯多會衣。鮑聖在兩個月後便辭世了。

王子選擇加入慈幼會，是個偉大的克己行動，因為與鮑思高神父的神子一同生活，必然沒有王子生活的舒適方便，更無法享用他可能需要的醫療設施。然而，他並不像許多初學生經歷懷疑和焦慮。他自覺自願地作一切克己。他曾向初學師交出他的手錶和其他貴重物件，還交出身上所有金錢，懇求初學師讓他像平民般生活，而這是他最大的補贖。他完全適應新生活。巴利士神父說：「他以往習慣很遲才起床，要他跟隨團體生活，為他是很大的犧牲。他習慣緩慢從容、一本正經地行事，要他匆忙趕來參加敬禮神工和其他團體活動，須付出極大努力。他習慣上等菜餚，要他食用粗糙的團體食物，也是很大的犧牲。然而，他不僅順從地接納一切，還充滿喜樂。他非常聽命，而且細心對待較他年幼的友

伴。」巴利士神父憶述這一切，並說：「我認為他具備聖人的素質。」

他天性溫良和善，但在維護和捍衛自己的慈幼會聖召時，表現堅強不屈的勇毅。初學期結束後，他在 1888 年 10 月 2 日，在鮑思高神父繼承人總會長真福彌額爾·盧華神父見證下宣發聖願。

摯友白德美

奧古斯多發願後，繼續留在瓦沙利切，他曾在那裡接受部分初學培育。不久，他獲准修讀神學。日後成為總會長的李嘉堂神父(Fr. Peter Ricaldone)是他的友伴，他在法庭聲明：「王子上神學課時非常專注。神學課不僅給他指導和培育，也讓他的心靈獲得真正的滋養。」其後，李嘉堂宣誓作證，再次肯定說：「我深信他的行為正直善良。曾看見他如何生活和與人交往的人，也有同感。當我們看見奧古斯多與神職修士安德肋·白德美一起時，喜歡說：『他倆很像聖類斯啊！』」事實上，他倆雖然性情、教育和文化背景各異，但彼此建立一種屬靈聯繫。他們顯然把天主的愛放在首位。1889 年夏天，王子須到氣候較宜人的地區養病，也需要照顧，而白德美獲派陪伴他。安德肋如此描述這位友伴：「王子教我一些德語短禱和簡短的神領聖體禱文，讓我時刻保持與天主結合。我倆很有默契，只要任何一方開始誦唸禱文，對方必會接下去完成祈禱。我們一起生活時，他沒有五分鐘是不唸短禱的。」由於他們全以德語祈禱，旁人完全聽不明白，因此他們有時在別人面前也會唸這些禱文。兩位青年準備晉鐸和受苦，最後把生命高舉至犧牲的祭壇。如此，他們準備一種生活方式，乍看有別於一般的慈幼會生活。

勇敢捍衛聖召

兩位年青慈幼會會士被迫度隱居和與世隔絕的生活，實在有違人性，但他們視為豐富的使徒生活。查托斯基須面對家人在心理方面不斷的「迫害」，他們竭力使他放棄聖召，離開修會。然而，他以無比的勇氣面對一切。家人甚至求助於帕羅克樞機(Cardinal Parocchi)，請他運用影響力使王子離開慈幼會。他們認為是慈幼會會士慫恿王子加入他們。可是，奧古斯多神父寫信給樞機說：「他們懷疑我的慈幼會聖召，以為我是被迫加入修會，甚至有違我的意願。然而，尊敬的樞機，我必須告訴你，我已年過三十，有能力辨別我的權利和義務。我加入慈幼會，不是無知的決定，也沒有受別人影響。」

鮑思高神父在生時，我很敬愛他。我在巴黎結識他時，已敬重他的修會。我長時期思考我的聖召，也多次請求加入修會。鮑思高神父經我多番請求，才接納我成為他的神子。初學期結束時，我自願提出發願，而且心裡充滿喜樂平安。自此以後，我在主內喜樂地在修會生活，並感謝上主讓我認識慈幼會，召叫我加入他們。

我的長上沒有給我任何精神壓力，我所作的一切完全出於自願。相反，他們反對我加入修會，不願意取錄我，建議我加入其他修會。我多次叩門後，他們才為我開門。我認為可以加入慈幼會，是天主特別的恩寵，我願意按天主的旨意，繼續這樣生活。

樞機大人，感謝你寫信給盧華神父……我感謝上主，也請你幫助我時常對上主感恩。」

拿迪留斯王子正準備寫信給帕羅克樞機，便收到他姊妹的來信。她說奧古斯多「熱愛他的慈幼會聖召，更甚於自己的生命」，並質疑是否該剝奪他終身為慈幼會會士的喜樂，他已為此犧牲了家庭、財富和其他所有。

司鐸祭獻

拿迪留斯王子繼續竭力討回兒子。他要求奧古斯多必須獲得所需的各種治療。修會本著慈母情懷，為他提供所需治療。此外，拿迪留斯不願兒子終生受司鐸職束縛。瑪嘉烈公主也寫信給奧古斯多，表達憂苦之情，言簡意賅地表達整個家族的心情：「我們對你實在無從入手啊！」王子一直尊敬父親和親人，在發願和晉鐸前亦有探望他們。

約在 1882 年，奧古斯多到利古里亞(Liguria)的里維埃拉(Riviera)養病。他一直心情沉重，因為內心有很多掙扎：父親強烈反對，而他則珍視慈幼會司鐸生活的理想。經過這些嚴峻的磨難後，他在成為司鐸前已成為祭獻，最後於 1892 年 4 月 2 日晉鐸，儀式由凡堤利亞(Ventimiglia)主教多瑪斯·雷吉奧蒙席(Mgr. Thomas Reggio)主持。當日派發的紀念卡印有這段聖詠禱文：「的確在你宮庭逗留一日，遠勝過在別處逗留千日。我寧願站在我天主殿宇的門限，我不願逗留在惡人帳幔的裡面。上主，居住在你的殿宇，常讚美你的，真是有福！」(詠 84:11, 5) 拿迪留斯王子及姑母依莎貝並無出席晉鐸禮。然而，他們一家在一個月後抵達敏頓。新晉鐸的王子寫信給沙利娜修女說：「我在爸爸、媽媽、韋托多(Vitoldo)（同父異母的兄弟）、姑母依莎貝面前主持彌撒，還送聖體給他們。」如此，拿迪留斯王子與慈幼會修和。拿迪留斯終於放下對兒子的所有頑固期望，放過那從他和祖國波蘭手上「搶奪」兒子奧古斯多的慈幼會。

臨終生活

奧古斯多晉鐸不足一年。曾多次為他主持神學考試的賈烈勞樞機如此概述他的一生：「他不再屬於世俗，而與天主結合，即使在病重時仍順從天主的旨意，渴望效法受苦和遭受磨難的基督，表現偉大的忍耐、心神平安，對天主的愛無與倫比。」

巴利士神父也認同賈烈勞樞機的看法，他說：「我在阿拉西奧(Alassio)與他見面

時，他只餘下數月壽命，我感到他不是屬於世俗的人。他身在世界，但從他的說話和生活方式，可見他完全屬於天主。」

1893 年 4 月 9 日，奧古斯多安坐鮑思高神父的安樂椅上，因心搏停頓逝世。那天是復活主日。他臨終兩天無法主持感恩祭，但有領聖體；除此以外，他的生活沒有改變。」臨終時照顧他的奧圖澤神父(Fr. Ortuzar)說：「他在復活節星期一對我說：『多麼美妙的復活節啊！』他不知道復活節八日慶期的最後一天，他會在天上慶祝。」奧古斯多享年 35 歲。

他的遺體給運到波蘭，葬於王家墓地，位於他初領聖體的森尼亞瓦本堂地下室。在慈幼聖德的夜空，他有如光芒萬丈的明星。

光榮列品

查托斯基王子的列品程序於 1921 年 2 月 14 日正式展開。他在 1978 年 12 月 1 日榮列可敬品。

重要日期

可敬者奧古斯多·查托斯基

1858 年	生於巴黎（父母為波蘭人）
1867 年	探訪波蘭
1878 年至 1881 年	到西西里、阿爾及爾和埃及養病
1883 年	在巴黎初遇鮑思高神父
1887 年	獲鮑思高神父授予會衣
1888 年	宣發修道聖願
1892 年	晉鐸
1893 年	與世長辭
1921 年	列品程序展開
1978 年	榮列可敬品